

# 清代中後期江南詩僧初探\*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摘要

有清一代，僧人為詩之風通貫前後，且僧詩與學術思潮藝文風氣多有互動，詩僧人數之眾、著作之豐、風格之多元，皆非前代可堪比擬，說清代是僧詩的黃金時代洵非虛語。過去對於清代僧詩發展的歷史樣態不甚明晰，但隨著問世的相關文獻越來越多，雲霧已逐漸廓清。若僅單純從著作出版的數量觀之，清代僧詩不僅不是衰落期，相反的，可以說是蓬勃發展的鼎盛時期。

從詩僧著作出版的質量來看，清代前期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僧詩發展歷程中的黃金時代，無怪乎引起批評家的高度關注。但盛世之後難以為繼，歲月日漸承平，深沈的家國之思或久經離亂的傷痛已漸漸消失，僧詩的面貌隨同時代思潮的演變，也呈現不同的樣態。清代中葉僧詩的質量，與清代前期的精彩多姿實不可同日而語。清代中葉具有代表性的詩僧，北京拈花寺的慈海之外，仍以江浙一帶為主要根據地，例如明中大恒、巨超清恆、達受六舟、小顛、笠雲芳圃等人，此際濃厚的故國之思已成往事，傳統僧詩的居山離俗又有逐漸增強的傾向。清代中後期具有代表性的詩僧當

---

\* 收稿日期：2024.10.12。

本文為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清代中後期『方外名流』及其作品研究」（110-2410-H-001-054-MY3）、聖嚴教育基金會整合型計畫「漢傳佛教四百年」中子計畫「近代東亞僧詩中的家國意識」之部分系列成果，特此致謝。

中，明中大恒經歷顯赫，篆玉讓山則謙抑退讓，近乎隱者胸次。巨超清恆法度井然，且風格多元，可謂詩僧旗手，達受六舟則類同學人之詩，以金石考訂題材入詩，可以說為僧詩別開天地。四人之外，仍有許多作者值得深入研究，學界對此相關的研究極少，未來蘊含無限的潛能。

**關鍵詞：**清代佛教、詩僧、淨慈寺、杭州、明中大恒、達受六舟

## 【目次】

- 一、前言：一頁失落的演化環節
- 二、清代中葉詩僧群體概觀：「南屏七代詩僧」及其周邊
- 三、「三絕西湖齊貫能」：明中大恒與篆玉讓山
- 四、「不敢公然敵惠勤」：巨超清恆與達受六舟
- 五、結論

## 一、前言：一頁失落的演化環節

有清一代，僧人為詩之風通貫前後，且僧詩與學術思潮藝文風氣多有互動，詩僧人數之眾、著作之豐、風格之多元，皆非前代可堪比擬，說清代是僧詩的黃金時代洵非虛語。

在可稽考的文獻基礎之上，有清一代，單獨刊刻詩文別集的清代詩僧人數至少超過兩百人，這還不包括詩偈只收錄於語錄當中的僧人。清代的僧詩與時代潮流的呼應又十分醒目，清初時有拒絕滿清政權的遺民僧蒼雪讀徹（1588-1656）、石林道源（1586-1657）、靈巖繼起（1605-1672）、隱元隆琦（1592-1673）等人，也有傾向新政權的木陳道忞（1596-1674），康熙中葉以後，滿清的統治基礎逐漸穩固，則有拙庵智樸（生卒年不詳，清初）、借山元璟（不詳，約順康之際在世），與士人的關係亦極融洽。清中葉的明中大恆（1711-1768）、巨超清恆（1757-1837）、達受六舟（1791-1858），主要以吳越蘇杭的寺院為根據地。晚清的詩僧，以寄禪敬安（八指頭陀，1851-1912）最享盛譽，但除了寄禪敬安之外，其師芳圃笠雲（1837-1908）亦有大名，且曾東遊日本，尚有越中三詩僧：與宏卍香（1758-1838）、徹凡寄雲（1808-?）、漢兆伴霞（1769-?）等人值得關注。廿一世紀以來，清代詩僧相關文獻大量面世，過去對於清代僧詩發展的歷史樣態不甚明晰，但隨著問世的相關文獻越來越多，雲霧已逐漸廓清。若僅單純從著作出版的數量觀之，清代僧詩不僅不是衰落期，相反的，可以說是蓬勃發展的鼎盛時期。

從詩僧著作出版的質量來看，清代前期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僧詩發展歷程中的黃金時代，無怪乎引起批評家的高度關注。但盛世之後難以為繼，歲月日漸承平，深沈的家國之思或久經離亂的傷痛已漸漸消失，僧詩的面貌隨同時代思潮的演變，也呈現不同的樣態。清代中葉僧詩的質量，與清代前期的精彩多姿實不可同日而語。清代中葉具有代表性的詩僧，北京拈花寺的慈海之外，仍以江浙一帶為主要根據地，例如大恆明中、巨超清恆、達受六舟、小顛、笠雲芳圃等人，此際濃厚的故國之思已成往事，傳統僧詩的居山離俗又有逐漸增強的傾向。

歸納清代僧詩的特質，至少有數點值得注意：（一）有清一代，詩僧始終代不乏人，清初雖然沿襲晚明叢林風氣，詩僧尚詩之風一時稱盛，雖

然清代中葉以後略呈下滑，但至少江浙一代，叢林習詩之風仍未消歇，亦似乎未有絕對沈寂真空的狀態，只是缺乏系統的整理。（二）南宋以後，僧人為詩之風幾乎集中在江南一帶，晚明清初亦不例外，但清代的詩僧幾乎遍及全土。江南、北京自不待言，廣州、滇黔、湖廣都有詩僧留下作品，說明詩僧的風氣具有某種程度的普及性。（三）雖然唐代以後，僧詩選集無代無之，但僧人選的僧詩選集，似乎必須首推晚明道忞（?-1621）編輯《古今禪藻集》一書。入清以後，《海雲禪藻集》、《國朝禪林詩品》、《珠林風雅》等僧選僧詩相繼問世，眾多僧詩選集可以說是清代僧人尚詩風習的重要見證。（四）歷代詩論家喜以「蔬筍氣」批評僧詩缺乏情感且風格單一，晚明清初的錢謙益（1582-1664）卻極力主張僧詩理想的風格應該不脫「蔬筍氣」。一般來說，詩論家雖然也會論及有名的詩僧及其作品，但往往只是聊備一格。標舉僧詩作為一個重要的範疇，錢謙益功不可沒。錢謙益以降，詩人或批評家亦常注意到傑出詩僧，而僧人也常跟隨詩人學習。蒼雪讀徹與吳梅村（1609-1672）的友誼，神韻派盟主王士禎（1634-1711）對盤山智樸禪師青眼有加，與性靈派旗手袁枚（1716-1797）交好的夢因復顯（1716-1776），也有跟隨格調派重鎮沈德潛（1673-1763）學習的雪牀德亮（1656?-1726?），在乾嘉考據學風鼎盛之際，金石僧達受六舟備受當時學者推重，晚清寄禪敬安曾受王闓運（1833-1916）點撥詩法一事膾炙人口。雖然宋代詩僧參寥（1043-?）、慧洪（1071-1128）與蘇軾（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往來無間，但僧詩與當時文藝思潮的互動亦未如清代詩僧之緊密，幾乎各家各派都有代表性的詩僧。（五）文字禪本來一直是詩禪論述的核心命題，禪宗的實踐與體驗一直是清代以前僧詩重要的內容，但是清代以後，淨土法門空前流行，禪宗傳承雖然沒有完全斷絕，但清代中葉以後，即便是禪門祖師（例如徹悟際醒（1741-1811）），也大力弘揚淨土法門，淨土詩盛極一時，似有凌駕禪宗之勢，或許這是清代僧詩在創作題材上或思想歸趨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

以晚明佛教為主要對象的研究者往往兼及清初，以近現代思想文化為主要領域的研究亦對晚清以來的佛教或多或少有所觸及。另外一方面，晚明清初與清末民初正好都是國族主義大興的時代，佛教也多少涉入其中。從國族主義的角度檢視當時的文學作品俯拾即是，不獨僧詩。在思想史

上，清初遺民出家之風或清末民初僧伽護國亦堪稱入人心目<sup>1</sup>，然其於清代中葉無疑則多所扞格。若言學界關於清代中葉叢林習詩風尚的認識多屬空白當不為過矣。不論從文學史或佛教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 二、清代中葉詩僧群體概觀： 「南屏七代詩僧」及其周邊

眾所周知，清代中葉詩人袁枚編選《隨園詩話》以博採兼收著稱，於當時詩集經眼者眾，然即令博覽如袁枚，亦感嘆：「近日詩僧甚少，餘遊天臺得梅穀，到淨慈寺得佛裔，遊九華得亦葦，遊粵東得澄波、懷遠、寄塵。」<sup>2</sup>其刻意蒐羅，亦只得此寥寥數人。《隨園詩話》一書中，於當日詩僧亦偶一觸及，例如「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世駿〕、厲〔鶚〕之外，則有朱鹿田樟、吳鷗亭城、汪抱樸臺、金江聲志章、張鷺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堤上，倚裳聯襪，若屏風然。有明中、讓山兩詩僧，留宿古寺，詩成傳抄，紙價為貴。」<sup>3</sup>「癸巳年，餘與蔣心餘、金棕亭遊揚州建隆寺，與老僧夢因分韻，賦送春詩，忽忽二十年矣。……巨超詩筆清超，想見宗風。」<sup>4</sup>除了明中（大恒）、讓山（篆玉，「山」時作「三」，1705-1767）、夢因、巨超（清恆）外，也提及碧岩悟霈、焦山擔雲<sup>5</sup>、智朗漁陸（1711-1771）<sup>6</sup>、鏡澄等人；另一個對當時詩僧稍有留意的批評家是蒙古族詩人，曾任國子監祭酒的法式善（1753-1813），法式善在《梧門詩話》中也略略觸及篆玉、復顯<sup>7</sup>、明中<sup>8</sup>、野蠶

1 關於這點，詳參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一書。

2 袁枚，《隨園詩話》卷8，頁259。

3 同前，頁93。

4 同前，頁704。

5 同前，頁704。

6 同前，頁662。

7 法式善，《梧門詩話合校》卷1，張寅彭、強迪藝編校，頁41。

8 同前，頁46。

（夢綠）<sup>9</sup>、江都詩僧藥根（湛泛）<sup>10</sup>、亦葦禪渡<sup>11</sup>、偉然介庵<sup>12</sup>、巨超清恆、古巖悟霈、練塘慧超<sup>13</sup>、本源兀庵（1622-1682）<sup>14</sup>、秋屏覺鐙<sup>15</sup>等當時以能詩著稱於世的僧人；王昶（1725-1807）《湖海詩傳》與《青浦詩傳》選錄明中大恆、篆玉讓三、實源一泉、逸雲念亭、藥根湛泛、達澄如鑒（1754-1803）、巨超清恆、覺銘慧照、世鑒白峰、智操寒松（1626-1688）等詩僧。徐世昌（1855-1939）《晚晴簃詩話》選錄清代能詩僧尼近二百五十人，其中中後期至少近百人，然而近人錢仲聯先生編《清詩紀事》選錄清代詩僧僅錄存近八十人，尚不及《晚晴簃詩話》三分之一。雖然眾家看法各有出入，不盡相同，但綜合各家言論旨趣，不難看出清代中葉詩僧當中，最蒙詩壇大家青眼者，大體不出明中大恆、篆玉讓三（嶺雲）、巨超清恆、藥根湛泛等寥寥數人。

清代中葉詩僧雖然不似晚明清初的知識社群大規模結社，但亦多少襲仍既往，且多數原先即有系出同門的淵源，同聲共振亦人情之常。晚明清初，佛教不同的宗派特意發展建構彼此認同之際，往往以詩作為媒材。晚明賢首宗南方系一雨通潤（1565-1624）、雪山法杲、臞鶴寬悅三人詩作選編成《華山三高僧詩》，又編選歷來僧詩為《古今禪藻集》，或當為最早的僧詩通代總集，清初嶺南曹洞宗博山系天然函昱（1608-1685）一脈門人仿其體例，編選《海雲禪藻集》，論者謂為人數最多的詩僧團體。

《海雲禪藻集》之後，還有《珠林風雅》、《國朝禪林詩品》等僧詩選集，多少也有標榜本門風光的用意。清代中葉，雖然沒有《海雲禪藻集》這等規模的大作，但選錄數名詩僧之作於一處的作品並不少見，諸如王豫（1768-1826）將焦山定慧寺的巨超清恆、金陵棲霞寺的練塘慧超（達瑛）、古岩悟霈《京江三上人詩》、焦山定慧寺一系的僧人亦以巨超清恆

---

9 同前，卷2，頁73。

10 同前，卷4，頁124；卷9，頁287。

11 同前，卷5，頁154。

12 同前，卷8，頁263-264

13 同前，卷9，頁265。

14 同前，卷11，頁326。

15 同前，卷14，頁408。

為首，編成《焦山六上人詩》，但清代中葉最受關注的詩僧群體，或當推「南屏七代詩僧」。

所謂「南屏七代詩僧」一說，與阮元（1764-1849）關係密切。阮元曾云：

杭州南屏壑庵有屋在竹林最深處，詩僧小顛居之。余昔在杭，嘗遊其間。小顛能詩傲物，與一時名流相接。余題其室扁曰：「七代詩僧精舍」，蓋小顛以上居此者皆詩僧，至小顛七代矣。或曰：「詩傳七代而無名，今子名以七代，豈以後將十傳耶？」余為之愴然。余去杭後，小顛沒，其弟子嘯溪復能詩，不失其傳。嘯溪來粵，為羅浮之遊。甲申又至，並以詩一卷相示。余因題其詩卷嘯溪以後皆傳詩弟子，則余詩為公案矣，而詩鐙二字亦成故實矣。

曰：「漫將衣鉢說南能，七代詩傳百代僧。鐘後月前明不斷，南屏深處一詩燈。」<sup>16</sup>

所謂「七代詩僧」確指何人似無定論，《桐鄉縣志》在「釋小顛」一條下如是說道：

俗姓呂，年十二，脫白於南屏之萬峰山房，為嶺雲入室弟子，山房在慧日峰下，明萬曆間，元津壑法師所創，與董香光、黃貞父諸君結香嚴詩社於此，嗣後每代能詩，至師已傳七葉，阮文達公撫浙時，手書「七代詩僧精舍」額以顏其室。<sup>17</sup>

萬峰山房為淨慈寺下的塔院，「七代詩僧」之說似乎遠溯及晚明玄（元）津大壑（1576-1627），《淨慈寺志》最初即昉自其人之手，大壑

<sup>16</sup> 阮元，〈題杭州詩僧嘯溪詩卷〉，《續集》卷6，《擘經室集》下，頁198-199。

<sup>17</sup> 嚴辰，《桐鄉縣志》（光緒十三年刊本），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23卷15，〈人物〉下〈方外〉，頁2467。

曾從遊雪浪洪恩（1545-1608）與雲棲祿宏（1535-1615）門下，在晚明佛教史上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南屏七代詩僧」另有一種說法，例如吳慶坻謂：「吾浙多詩僧，而以西湖諸名刹為尤盛，如南屏淨慈寺自亦諳、芟虛、讓山、主雲、惠荃、樾堂、小顛，人各有集，儀徵阮文達所為書『南屏七代詩僧之室』扁額者也。芟虛、主雲皆善畫山水。余嘗見主雲淡墨山水畫冊，為竹雪亭主人所藏，今不可再觀矣。日本高洲太助來長沙，得實蔭和尚山水畫卷。實蔭，亦芟虛法嗣。芟虛於乾隆六年主聖因寺，二十二年移住淨慈，南巡賜紫三次，三十三年退院，命實蔭代其事。實蔭工詩，善畫山水，見杭大宗《道古堂集》。其後，實蔭乃移主乾峰寺終焉。此冊署款無年月，而自稱『西湖南屏實蔭』，則正當繼席芟虛之年。畫法純用枯墨，而蒼莽之氣溢乎毫楮之外，洵足寶也。余又嘗見歸安金丈彥翹獲掌大冊子，為主雲真蹟。蕭淡中得蒼秀之致，謂日夕對此，可抵一服清涼散也。丈善畫，性孤潔，自號竹雪亭主。」<sup>18</sup> 則從亦諳下推至小顛，共七人。特別是芟虛（明中大恒）、際祥主雲、實蔭（1719-1791）、小顛等人。

禪一小顛曾就阮元題匾一事成詩一首，詩云：

七代傳衣翰墨緣，新標齋榜有高賢。文如北斗珍韓子，集少紅樓愧廣宣。

新漲拍隄初過雨，妙香浮檻乍開蓮。萬峰深處光華甚，不讓題梁玉局仙。

參寥智果院係東坡題梁。<sup>19</sup>

淨慈寺僧能詩善畫，可以說是清代中後期知識階層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梁紹壬（1792-?）曾就此說道：

<sup>18</sup> 吳慶坻，〈南屏七代詩僧〉，《蕉廊脞錄》卷 7，《續修四庫全書》冊 1264，頁 108。

<sup>19</sup> 潘衍桐，《兩浙輞軒續錄》，《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冊 172，卷 51，頁 139。

淨慈寺主講明中大恆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媿高人吐屬，示寂世壽五十八。〈辭世偈〉曰：「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披蓑赤腳千峰去，不問蘆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篆玉，工隸字，五言句云：「涼話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真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主雲際祥，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了義，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游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僧，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sup>20</sup>

梁紹王此處雖然沒有具體說明南屏七代詩僧的具體指涉，但又再次描繪出淨慈寺僧團能詩擅畫的景致。松光了義座下弟子達受六舟、達宣青兩亦是當時知名詩僧。阮元曾有詩贈達受六舟，其曰：「舊向西湖訪秀、能，南屏庵內有詩鐙，那知行腳天台者，又號南屏金石僧」，習得全形拓之技，拓法精工，譽滿天下，一代金石僧名著宇內。達受六舟曾經主持淨慈寺，雖然年輩較晚，但以南屏詩僧繼起之秀目之殆無疑義。

杭州淨慈寺之外，北京、湖南、廣東等地，著名的詩僧亦不乏人，湖南詩僧寄塵亦曾隨琉球冊封使李鼎元（1750-1805）出使琉球，留下〈琉球竹枝詞〉組詩，作為異國風土人情的見證，勉強賡續東亞僧詩交流的傳統於不墜，不致於在明代中葉以後斷焰中絕，雖然清初黃檗宗僧人東渡日本，可謂祖師分燈，然其詩集多存扶桑，常人不易獲觀，寄塵之作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目前清代中葉的僧詩仍然缺乏系統的整理，散佚者眾，然天壤間亦幸有部分存世，亦非蕩然無存。以下就筆者經眼，以及當時詩家經常論及的明中大恆、篆玉讓山、巨超清恆、達受六舟四人為例，橫跨三個世代，作為勾勒清代中後期僧詩面貌的線索，乞教求正於方家。

<sup>20</sup> 梁紹王，《兩般秋雨盦隨筆》，《筆記小說大觀》第28編，頁4043。

### 三、「三絕西湖齊貫能」：明中大恒與篆玉讓山

不難看出，清代中葉詩僧聲名多與當時文壇名流品題稱賞有關，例如袁枚、阮元、杭世駿（1696-1773）、厲鶚（1692-1752）有關。從世俗的角度看，明中大恒曾蒙清高宗三賜紫衣，聲譽名望實非他人可以輕易望其項背，而其又與篆玉讓山誼若昆仲，時人以無著、世親視之，亦有聲於時，是以同時論列，略做比較。

明中，俗姓施，初名演中，字大恒，號焚虛。浙江桐鄉人，得法於無闍永覺，始從玉琳支派易演為明，七歲薙染於秀水楞嚴寺，其師早世，依太師含明讀內典外籍，過目不忘，穎悟非常。清雍正十二年受皇戒於京師法源寺，世宗耆年，潛心釋氏，宏度千僧，留選二十二人，侍講佛樓，明中與焉。復於二十二人選得四人，明中又與焉，命住吉祥苑池南，參究禪學，萬幾之暇日，必一至討論課程。未三歲，世宗龍馭上賓，高宗禦極，始各還本籍，乾隆四年受法於永覺，六年主席西湖聖因寺，後移主上天竺，明中為大吏所引重，清操彌勵，纖塵不染，十六年春三月，高宗駐蹕寺中，禦製七言，命明中賡和，日未移晷，恭進一律，並南巡頌十八首。二十二年移住淨慈，會高宗重遊江南，賜紫。二十七年，高宗三巡復賜紫。三十年，駕幸淨慈，三次賜紫。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一日示寂，年五十八，僧臘五十一。所著語錄上下卷，然今日似難得見。門弟子輯其遺稿為詩集三卷，杭世駿製序，於乾隆三十五年，由大書法家梁同書刊刻，題曰：《焚虛大師遺集》，收錄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17冊。

明中大恒歷主西湖諸名刹，可謂望重一方，高宗三賜紫衣，名聞遐邇。當時文人亦頗推重。錢陳群（1686-1774）謂「梵誦之餘，兼習書畫，嗜為詩，無蔬筍氣」，陶元藻（1716-1801）曰：「大恒性情泊如，舉止恬雅，固是佛門種子。生平善畫淡墨山水，其木石蒼秀，頗近井西老人。余不至西湖者二十餘年，大恒已圓寂數載。昨偶閱其《遺詩》，五言特雋，如〈虎邱〉云：『情知無味話，敢對石頭看』〈送人歸徑山〉云：『不因真個懶，那得許多閒？』〈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鷄犬亂

孤邨』〈雨中送春〉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媿詩僧妙品。」<sup>21</sup>

明中大恒既是世宗御選的禪門龍象，又蒙高宗三賜紫衣，受具皇戒，住持武林巨剎，望重四方不難想見。清代中葉亦曾主持浙派詩人結社，可謂法門龍象且兼為風雅領袖。「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一聯屢為當時詩話援引，原詩作：

一雨池塘綠，風光欲餞春。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  
 去住詩情異，家園物候新。此身元汎梗，別路暫相親。<sup>22</sup>

此詩以變異的現象反襯一不變的真心。目中所見世界風光、家園物候皆流轉不居，身如萍寄，交蘆互用。意象修辭之間，亦得佛智之助，不失僧人本色。王昶曾就其詩說道：

大恒梵誦之餘，兼習詩畫，交厲樊榭、施竹田、周穆門諸君，故其詩澄澹幽曠，癯然以瘦，皎然以清，如孤鶴警露，清瑣嗽霜。杭太史董浦謂「以蒼松翠竹清泉白石為供養，以經行晏坐打鐘掃地為職業，以寒山拾得為本師，以皎然清晝為程式」信也！行脚入京，侍永覺無礙禪師，直萬善殿，歸主西湖之聖因寺。上南巡，製一絕賜之，後住淨慈最久。乾隆戊子示疾，棄其稿，命弟子佛裔求香樹尚書及董浦為序，而屬梁山舟侍講刻焉。<sup>23</sup>

法式善亦曾曰：

釋明中號芟虛，西泠人。七歲投楞嚴寺為僧，工書、善畫，尤嗜吟詩與厲樊榭、錢香樹相酬和。《遺集三卷》，杭大宗序而刻

<sup>21</sup> 陶元藻，《全浙詩話》，頁1542。

<sup>22</sup> 大恒明中，〈雨中送春〉，《芟虛大師遺集》卷中，《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17，頁12a-b，總頁566。

<sup>23</sup> 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新編》，頁174。

之，〈宿萬峰精舍〉云：「我身如孤雲，去住在空谷。偶來萬峰頭，意倦便一宿。水涼山影沉，樹暝人煙簇。夜靜冷吟蟲，秋聲散叢竹。愛此風味清，得句重燒燭。」置之《白蓮集》中，正自難辨。又〈題學子西湖雜詩〉云：「柳欲乘絲花欲然，春痕綠到寺門前。東風料峭閒遊艇，只有看山不費錢」風致可愛。<sup>24</sup>

不論是王昶「澄澹幽夤，癯然以瘦，皎然以清」或法式善「置之《白蓮集》中，正自難辨」，大體都是強調其清寂潔冷的風格物色山林，但其畢竟不是一味脫俗出塵，也有「東風料峭閒遊艇，只有看山不費錢」、「飯罷猶憐風日好，茶爐頻沸洩軍持」（〈二月朔日過崇聖寺示中如上人〉）的世間情致。

明中大恒以朝廷特選英姿來主西湖名剎，一舉一動可說動見觀瞻。杭世駿謂其「天性冲夷，恥與物迕，緜拂蕭然，犍椎不設而戒律精嚴，道風秀世。柳子厚所謂『以儒通佛』者近是，餘事爲詩，性海湧現，間涉繪事，妙參三昧。得其片楮者，咸知寶重。或以畫禪詩聖目之，夷然不屑受也。晉有林、遠，唐惟禪月，反覆比擬，庶得髣髴。」<sup>25</sup>以禪月貫休擬之明中大恒，殊覺不類，畫禪詩聖在佛門絕非第一流，明中大恒既蒙高宗三賜紫衣，備受世人景仰，其享世間尊榮，豈貫休所能夢見於萬一，明中大恒嘗以中峰苗裔自居，一瓣心香恐在中峰明本，杭世駿雖與明中大恒交往日久，亦未必真能探其內心。

清代中葉僧人習詩風尚雖非昉自明中大恒之手，然聲譽之隆、影響之大，仍當首推明中大恒。

與明中大恒一時鼎立，尚有篆玉讓山。二人年輩相埒，篆玉讓山世俗聲望雖然不若明中大恒，但是也曾親入內廷面聖，也曾蒙高宗垂問賜銀，能詩善書，篆刻古琴無一不精，雖然地位遠不如明中大恒，但詩藝道德與明中大恒並稱，實無愧色。時人亦經常將二人相提並論。袁枚就曾說：「有明中、讓山兩詩僧，留宿古寺，詩成傳抄，紙價爲貴。……讓山句如

<sup>24</sup> 法式善，《梧門詩話合校》卷1，頁46。

<sup>25</sup> 杭世駿，〈賜紫住持南屏淨慈禪寺芑虛大師塔銘〉，《道古堂文集》卷48，《杭世駿集》，頁694。

『多情無過鳥，到處似留人』、『室敞許雲住，竹深無暑通』、『樹聲滿壑秋初到，山影一池泉洗青』，明中句如『燒烟隔岸水猶靜，初日到窗山自移』，皆可愛也。四十年來，儒釋兩門一齊寂滅，竟無繼起者。」<sup>26</sup>即為一例。又王昶亦曾言：

讓山居西湖之北，雲水翛然，與芟虛掩關卻掃，同擅詩畫，為法門兄弟，不啻無着天親。芟虛供奉萬壽殿，賜紫迎鑾，有紅樓應制之作，而讓山參學之外，不入軟紅，又如雪嶠之於天童也。其詩幽新清悟，有攬擷之不盡者。昔維摩詰默然晏坐，而諸大士十二義皆墮，是以初祖西來，掃盡語言文字，然無言之教，藉言以顯，三乘所同，正不礙以吟咏作佛事耳。<sup>27</sup>

王昶雖將明中大恒與篆玉讓山並置，然其言頗易滋生誤解。明中大恒與篆玉讓山雖然情同昆仲，但師承淵源各異，嚴格來說，至多只能說「情同手足」，又將二人擬為密雲圓悟（天童，1567-1642）與雪嶠圓信（1571-1647），密雲圓悟門徒廣大，而雪嶠圓信則罕與世接，二人雖同受法龍池幻有（1549-1614），但日後關係不睦，而明中大恒與篆玉讓山二人始終和睦融洽，實非其儔。又王昶謂明中大恒「賜紫迎鑾，有紅樓應制之作」指乾隆南巡，明中大恒應制作詩一事，然篆玉《話墮集》中亦收有一組〈迎鑾詩〉九首，亦紅樓應制之屬，二人相去其實不遠，王昶之言不免稍嫌不的。日後出身淨慈寺的達受六舟的評語更為諦當，其曰：

三絕西湖齊貫能五世法祖芟虛老人主淨慈，及萬峰讓三（山）和尚，皆具三絕，皆法門龍象。

光同日月兩懸鐙。翠華前住孤山畔，珍重南屏賜紫僧。<sup>28</sup>

<sup>26</sup> 袁枚，《隨園詩話》卷8，頁94。

<sup>27</sup> 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新編》，頁175。

<sup>28</sup> 達受六舟，〈芸臺宮保相國自京中寄贈詩幅陳雲伯明府、劉梧孫明經，皆五疊前韻，受學步原韻〉，《小綠天庵吟草》卷3，《六舟集》，頁182。

此詩首句謂西湖畔明中大恒、篆玉讓山兩大詩僧詩書畫皆精妙一時，二人又同時融貫休（832-912）、慧能（638-713）於一身，可謂詩禪俱高，又從「珍重南屏賜紫僧」一句正反：明中大恒在淨慈寺的後人心目中的形象顯得崇高巨大一事。不過，王昶言中所謂：相對於明中大恒的世間榮寵，篆玉讓山更顯得謙抑退讓則是不爭的事實。

篆玉讓山，《新續高僧傳》有傳，大抵錄自杭世駿所撰〈塔銘〉，杭世駿曰：

師名篆玉，字讓山，嶺雲其號，仁和萬氏子。年十七，投淨慈寺蘿染，受戒昭慶，嗣法雷巖，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五世。貫通義疏，精研戒律。雍正十二年，遊京師，和碩莊親王招住海淀法界觀心佛堂。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侍郎海望帶領引見，奉旨速還，會同永覺禪師，超盛清查，加封妙圓正脩智覺禪師法派，仍住萬峰。本色住山，游情翰墨，善鼓琴，工行草，句法摩圍，生峭可喜。或者目為教外之支流，余特以禪宗正覺許之。……惟時詩壇諸宿老皆康強無恙，繼入社而代興，開設壇坫，實肇始於南屏。折腳鐺邊，烹葵燒筍，施天龍之食，師有力焉。……三十二年重九日，作〈辭世偈〉曰：「來無一物，去無一物。快恬七九，逍遙自得」即於是日入滅，並說〈封龕偈〉云：「天地為屋，日月為築。復闢一龕，以閔幽獨」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六。詩名《話墮》，凡十卷，《南屏續志》一卷，補前志所未備也。某年月日，將反葬於南屏。<sup>29</sup>

從這裡不難看出：篆玉讓山也是禪門選出的菁英，且曾與滿清皇室有所往來，與尋常僧人仍大不相同。至於其詩，法式善稱其詩「淡淨」<sup>30</sup>，袁枚稱「可愛」，《田衣生詩話》作者的評語最稱允洽。其曰：

---

<sup>29</sup> 杭世駿，〈住持秀溪龍翔寺嶺雲大師塔銘〉，《道古堂文集》卷 48，《杭世駿集》，頁 694。

<sup>30</sup> 法式善，《梧門詩話合校》卷 1，頁 41。

嶺雲道人足跡罕入城市，坐臥永明室中，叢篁萬木，怪石幽泉環列左右，山光湖影吐納几案間，故發為詩別饒清氣。五言云：「亂山橫夕照，黃葉下秋聲。寒雷一壁雨，濕壓萬竿雲。」七言云：「云棲禽影冷枝枝，露落葉聲傳院院。一聲柔櫓衝煙出，幾點閒鷗背雨飛。隔浦秋光明斷塔，一船涼影蕩殘荷。寒水幾彎黃葉盡，夕陽一幅暝煙消。」煙火人不解作此語。<sup>31</sup>

別饒清氣，遠離塵囂，不免山林寂寥。然而篆玉讓山曾經主持杭州詩社，《話墮》三集當中與杭州詩人唱酬頗多，其與詩友贈答唱和不斷，不難想見其情意交好之狀。除了淡淨清遠的風格外，篆玉讓山詩中與友人遊山、探梅、賞畫、懷人不知凡幾，其詩作中僧家殷勤待友之情，值得吟味。篆玉雖然自奉簡約，然以燒筍等薄物餉友，頗有神趣。其詩云：

山中春寂寂，門向綠陰扃。忽有人來叩，欣逢雨共聽。  
我閒鬚卻白，君老鬢仍青。燒筍他年會，還期話竹亭。<sup>32</sup>

友人不約而至，除卻燒筍外，無一物可以宴客，然其談笑容顏之狀歷歷在目，相期後會有期，此杭世駿所謂「折腳鐺邊，烹葵燒筍，施天龍之食」，此詩看似平淡，但若衡量篆玉當時「寺故貧瘠，損衣縮食，為僧眾粥飯，猶恐不繼」的情狀，反而可以讀出其內心真摯的情意。

明中大恒、篆玉讓山是乾隆時期著名的詩僧，一方面可以看出其與文人名流交往無間的情致，其詩風仍多近於山林隱逸一路，風格不免略嫌單一，亦與清初深厚的家國情懷大相逕庭，但時代稍後的巨超清恆，曾主持焦山定慧寺。不論詩歌風格或題材，都有大幅的進展，與文人之間的交流也更為密切，清代中葉僧詩的面貌也有了更多元的發展。

<sup>31</sup> 釋名一，《田衣生詩話》，「篆玉」下，收錄於釋名一錄《國朝禪林詩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乾隆二十五年刊本），《附刊》，頁 5a-b。

<sup>32</sup> 篆玉讓山，〈葛進士淳偕徐明府鴻昇北上雨中過余話別燒筍餞之〉，《話墮二集》，頁 12b；《話墮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0 輯冊 21，總頁 37。

#### 四、「不敢公然敵惠勤」：巨超清恆與達受六舟

巨超清恆，號借庵，浙江海寧人（一說浙江桐鄉）。生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於道光十七年（1837），曾主焦山定慧寺。《新續高僧傳》有傳，其曰：

釋清恆，字巨超，別號借庵，姓陳氏，海寧人也。幼而聰秀，受讀塾中，風致楚楚，便異羣兒，稍解文義，探求玄理，妙契禪機，即厭世味，受具後，得法於焦山澄洮，繼席定慧，誦課之餘，輒肆及詩、古文辭，涵泳心性。儀徵阮文達公元、丹徒王徵君豫相與莫逆，往還酬唱，時有所作，多見傳詠，因之士大夫皆樂與之遊。然性甘澹泊，雖境極清苦，耐寒忍饑，貧衲乞請，絕口不言。有《借庵詩草》行世。塔於五州山。弟子二，覺鐙字秋屏、覺銓字性源，並承清法，相繼住持，兼工吟詠，各有遺稿，鐙尤有才能，理得連山東州佚產，山中香火至今賴之。<sup>33</sup>

巨超清恆與袁枚、洪亮吉（1746-1809）、王文治（1730-1802）、趙翼（1727-1814）等文人交往，贈酬不斷，年壽既高，聲譽崇隆。被推為當時「詩僧巨擘」，著有《借庵詩鈔》一書，收錄七十以前的作品。七十以後的作品則由弟子收入《借庵詩文遺稿》當中。巨超清恆主要學蘇軾，較近清中葉性靈一派詩風。大體觀之，明中大恒、篆玉讓山詩風空靈清新，罕見庶民生活，句式先且不論，風格、題材略偏單一，山林清曠，其實也是盛世之音的另外一種型態。巨超清恆則風格與題材更為多元，以詩論詩，境界格局無疑更上一層。

《借庵詩鈔》卷首收錄當時文士名流題贈之作甚夥，雖然不乏應酬溢美之辭，然其人脈交遊之廣，不難想見。當時詩家對巨超清恆莫不青眼有加。王昶曰：「巨超住松寥，得照圓衣鉢之傳。劉石庵尚書贈以對聯『萬壑江山工絕唱，三秋水月證參禪』蓋道其實也。丁巳予往訪之，下榻山

<sup>33</sup> 喻謙，〈清丹徒焦山定慧寺沙門釋清恆傳〉，《新續高僧傳》卷 65，《大藏經補編》冊 27，編號 0151，頁 471 下 17-472 上 5。

樓，三更呼起，看長江墮月。五更後促觀滄海朝霞。胸次高曠若此，故其詩亦非九僧等可比」、法式善「風人吐屬，不獨無蔬筍氣」<sup>34</sup>、洪亮吉「僧巨超詩如苻葉製羹，藉清牢醴」<sup>35</sup>、沈濤（1792-1861）「焦山借庵上人巨超詩天機清妙，截斷衆流，兼之戒律精嚴，不媿參寥、覺範。嘗記其〈弁山雜興〉云：『竹裏香臺樹裏鐘，看山人到碧夫容，愁他客至無由入，山繞一重雲一重』。〈秋日山居〉云：『十日秋光不出門，蟲聲如雨落牆根，囑他漫埽梧桐葉，恐損階前碧蘚痕。』他句如：『古井無波填落葉，斷碑有字絡枯藤。』又〈西湖船〉云：『薄暮繫垂楊，寂無人語響。一雙白鷺鷥，替作船家長。』皆極工妙。」<sup>36</sup> 據此種種云云，巨超清恆在當時詩壇聲價之高可以思過半矣。

巨超清恆寫景精妙，情味深遠，大得風人深旨。更難能可貴的是：其集中屢屢見到底層百姓的艱難生活，略近似於少陵（712-770）、樂天（772-846）。蔬筍之譏，庶幾免之。集中數首作品描寫當時飢民流離失所的慘狀，令人動容，其詩云：

頻年水發浩如海，災何復降人何罪？瀾漫不見水天虛，依稀似覺山頭矮。  
淫雨兼旬屋若舟，潮來水逐天吳游。今年水比前年大，牛羊雞犬同沙鷗。  
洲中長老言悽楚，水潦甚于旱魃苦。旱魃為虐屋尚存，災逢水大棲無宇。  
鯨奔鼉吼雪浪翻，男啼女哭煙濤昏。入地原知鬼有窟，呼天不應天無門。  
曾聞十洲與三島，身無仙骨那可到？不求白日升青天，只願狂瀾頃刻倒。  
此水來當八月秋，稻雖未割黃雲稠。以盆以樽復以筏，縱不能全有半收。

34 法式善，《梧門詩話合校》卷9，頁265。

35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1，頁6。

36 沈濤，《匏廬詩話》卷中，頁95。

此水若在三四月，青苗未插人知歌。工本猶存作口糧，堪支餘喘能偷活。

我聞父老之言心孔悲，欲語未語淚亦垂。當今天子同堯舜，蠲租發賑恩無遺。時過八月水漸縮，明年或恐田俱熟。諺云：「初三田熟初二難」，聽此何人心不酸？<sup>37</sup>

此詩直作一流民圖觀之可也。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大水災，各處田廬淹沒，避至焦山者三千餘人，巨超清恆集中相關詩作不止一首，足見其內心憂容之深，此等生活紀實在巨超清恆集中並不少見，明中大恒、篆玉讓山集中幾乎絕無僅有，或已遭文人潤飾修改，不得而知，不獨是詩歌取材，此正是弘法利生的佛陀本懷，然而當時詩評家卻罕從此著眼。

巨超清恆眼界寬闊，題材包羅萬象。清代中葉與世界交流漸趨密切，各國紛紛請求貿易通商。乾隆時先有馬嘎爾尼（1737-1806）來華，之後又有阿美士德（1773-1857）率團來使。焦山定慧寺位於長江的交通要道，為各國貢使（除朝鮮外）的必經之路。是以前亦曾記下眼中的異國人士，其詩云：

中國有聖人，大海波不揚。舟車通必至，何止來越裳。紅毛琉球與日本，凡有土者皆不隱。東接高麗西于闐，四五萬里猶為近。暎咭喇國路最遙，手持玉帛來天朝。天外有天天盡包，海外有海海盡潮。言語聽皆與此異，衣冠五色分官吏。面入傅粉髮盡黃，宴必牛羊飲鼓吹每日食時必作樂，要知夷不與華同，君臣禮制非周公見人無揖拜禮，惟除帽而已。我朝恩比前朝重，幾百舳舻相護送。<sup>38</sup>

或許巨超清恆已經耳聞過馬嘎爾尼的故事，才會在詩中言及禮制。焦山定慧寺地近南京，巨超清恆與當時名流鉅公往來亦有地利之便，然而焦山定慧寺在清代中葉也一直是知識社群關心的焦點，因為焦山定慧寺有豐

<sup>37</sup> 巨超清恆，〈流民嘆〉，《借庵詩文遺稿》卷1，頁1a-b。

<sup>38</sup> 巨超清恆，〈八月廿四日暎咭喇（英吉利）國貢使過瓜州〉，《借庵詩鈔》卷6，《清代詩文集彙編》冊452，頁23a-23b，總頁69下-70上。

富的收藏，焦山定慧寺處於清代中葉興起的鐘鼎金石學風之中，成為四方學子仰慕的中心。巨超清恆的詩歌也反映了當時學風的傾向。例如〈雲門僧柏堂寄李北海秦望山法華碑〉一詩云：

古巖昔住雲門寺，柏堂師為古巖嗣。古巖已化柏堂歸，與我別來今兩季。  
 今年有客來蝸廬，懷中躍出雙鯉魚。上言相思不得見，下言蹤跡同樵漁。  
 復寄法華碑一紙，書是括州李刺史。字一千有六十四，與雲麾筆頗相似。  
 寺開秦望山北隅，法師墨翼來跣跣。空中普賢騎白象，百寶佈施人天趨。  
 當時太守狀以奏，願言刻石垂宇宙，至今寶墨尚流輝，殿閣嵯峨撐列宿。  
 大凡物到千百年，往往歷劫隨雲煙。此石定有神靈護，不然那得長完全？<sup>39</sup>

清代中葉，宋詩甚為風行，文人也流行拜蘇之類的儀式。此詩略得蘇詩筆意，同時也有幾分諧趣。僧人「蹤跡同樵漁」的原因也近似當日文人訪碑之風。末四句其實意在言外，對此物的真贗不免有些懷疑。不論風格、內容、以及精神，都接近當時知識階層的理想境界。古巖悟霈與巨超清恆同屬「京江三上人」此一詩僧群體，其弟子致力碑拓不免令人思及另一位有名的金石僧達受六舟。

清代中後期另一位聲名卓著的詩僧是達受六舟。當日學界巨擘阮元稱其為「金石僧」，對於清代金石學貢獻巨大。達受六舟《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山野記事師》皆是自傳體著作，對個人生涯進行總體的回顧，訪碑尋古的記事始終通貫其間。

<sup>39</sup> 巨超清恆，〈雲門僧柏堂寄李北海秦望山法華碑〉，《借庵詩鈔》卷 10，《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52，頁 12a，總頁 109 下。

六舟上人，俗姓姚，名達受，又字秋楫，別號萬峰退叟、南屏退叟、慧日峰主、小綠天僧。浙江海昌人（一說桐鄉），生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卒於咸豐八年（1858）。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一。早年出家於海寧白馬廟，本師松溪和尚，十七歲薙染為僧。三十至淨慈寺，受法松光了義，繼臨濟源流法脈。卒於歷主湖州演教寺、蘇州滄浪亭、杭州淨慈寺。性穎悟，好讀儒書，尤詳字學，六書、章草，無不精考。學詩於巨超清恆，學畫於淨慈本師松光了義，尤耽於金石，凡商周秦漢之彝器，皆能考古以證其原。阮元曾招其至文選樓，以所藏金石鐘鼎相商訂。達受六舟為著名的金石僧，收集古物甚多，尤以古磚最為知名，精通傳拓，妙於賞鑒，書畫篆刻冠絕一時。著作甚多，著有《祖庭數典錄》、《六書廣通》、《兩浙金石志補遺》，可惜皆毀於太平天國戰火，詩集傳世有《小綠天庵吟草》，六十歲時，曾手訂一生遭遇於《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可謂金石僧的一生行實。2015年，由桑椹先生整理點校達受六舟相關文字著作為《六舟集》，由浙江古籍出版，提供一個認識達受六舟的重要管道。

達受六舟雖然金石學僧大名蓋過其能詩善畫的才藝，但姚煜謂其詩「自抒懷抱，不事雕飾，韻清越以長，情綿邈以深，而生平所得金石碑版，咸著於詩」<sup>40</sup>大抵得其情實。達受六舟雖然不在「南屏七代詩僧」之列，但既然出身南屏淨慈寺，置身當時江浙叢林鼎盛文風當中，耳濡目染自是理所當然。達受六舟與其法門昆仲達宣青兩系出同源，同時能詩善畫。一般來說，達受六舟雖然能詩，但對一代詩僧冠冕巨超清恆可謂心悅誠服，二人又有同鄉之誼，焦山定慧寺的金石收藏，達受六舟曾襄助傳拓，兩人可謂忘年之交。六舟曾謂巨超清恆「我來參透詩禪語，不敢公然敵惠勤」<sup>41</sup>。前人謂有清中葉有「學人之詩」一路，達受六舟之詩無疑更近於此，例如〈訪徽州郡城萬山觀〉一詩曰：

新安郡城萬山觀，琳宮高築山之顛。粉壁畫像歷千禩，自寫真容

<sup>40</sup> 姚煜，《小綠天庵吟草·序》，《六舟集》，頁209。

<sup>41</sup> 達受六舟，〈焦山訪道〉，《山野紀事詩》，《小綠天庵吟草》，《六舟集》，頁195。

呂大仙。

仙人遺澤世所稀，何況墨妙人間傳。我來瞻禮淚堂宇，瞥見蒲牢高架懸。

摩挲不忍去其下，墨汁搨出大德年。歙南大川村胡村何世通，仝妻陳氏七娘捨巨鐘。

本路蓮堂永供養，題記普誠銘道榮。補入行腳所見錄，金器漸少永流通。<sup>42</sup>

這首詩並不動人，但卻是達受六舟個人生活的真實寫照。他跋山涉水的目的也是為了探查古物，萬山觀留有歷史悠久的古鐘，達受六舟也特別搨下銘文，無愧金石僧的美稱，阮元等考據學者大加青眼自是理所當然，類似的記錄在《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一書有更詳盡的記錄。雖然僧人自說行實、自撰年譜源遠，尤其是備受弘一法師（1880-1942）推崇的《一夢漫言》，原出自清初中興南山律宗的見月讀體（1601-1679）之手。但《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一書記錄的生活方式可以說開創了僧人自傳的不同層面，除了傳統的求道、參悟、弘法、友朋酬應往來之外，金石古物的尋訪與鑑識記錄幾乎佔據大部分的篇幅，儼然金石名家手筆。例如他曾如是記錄其於焦山定慧寺訪求名碑《瘞鶴銘》故址經過甚詳。其曰：

至潤州，訪借庵老人（案：即巨超清恆），即寓於焦山海西庵。見階下有殘磚，上缺，下文曰：「創焦山塔磚」，又一行曰「處行中書省事」，共十一字，蓋宋元故物也。又於《瘞鶴銘》故址覓江中崩石，掘得唐太和間題名，文曰「太和十年八月曹」七字，下尚有字在累石間，不能拓。又得使君陳述古題名。寓旬日，即偕借老人同至邗江，過小金山湖上草堂，主僧乃借公之徒靈根，工詩，不媿家學。仍回焦山，重拓無專、陶陵二鼎全圖，

<sup>42</sup> 達受六舟，〈訪徽州郡城萬山觀〉，《小綠天庵吟草》，《六舟集》，頁144。

一存寺中，一攜歸行笈。<sup>43</sup>

不難看出：達受六舟得之於巨超清恆（借庵老人）之助多矣。巨超清恆集中贈與達受六舟之詩作亦不在少數。達受六舟頻繁造訪焦山定慧寺，與寺中豐富的金石收藏有關，又有詩記其在焦山訪碑之事，曰：

焦山一山滿山樹，江流滾滾山欲去。我訪同鄉老辨才，辨才秀奪江山助謂借庵詩老。借榻山樓鶴壽堂，鶴壽故址不知處。老僧指我東復東，巍巍峭壁惟硿硿，為言雷崩墮江水，紛紛聚訟晉唐說不同。前年江底龜背坼，旁笑我如信天翁。摩挲偃僂磊石間，不得一字蒙復蒙。莫笑前朝都南濠，誤指米老北固蓬《金薤琳瑯》載有在北固山得米南宮觀《瘞鶴銘》題名。鶴銘字傳九十餘，歐趙已後惟有先生功。熙朝又得陳張輩，山樵手澤捧出水晶宮。斷裂石存大小五，半存沒字碑怳怳。海內爭傳小字無過《黃庭經》，大字莫過《瘞鶴銘》。《鶴銘》膽大壯士劍，《黃庭》秀若美女針。一說王右軍，一傳陶宏景，惟有茅山古井深。天監年號尚留尋，此是金剛不壞體予又搜得吳雲壑有尋《瘞鶴》五言古一首。句有「古刻難細讀，至今六百五十四年，尚留數十字」。疑團誤說傳古今，那知南朝好事者，蛟龍奪後重摩焦岩下。好古之士古來有，爨下焦桐亦非偶。物有盛晦時，摩崖深刻想傳久。字之幸不幸，五十五字山靈守。下有百廿五字，無後人續題其名於左右。茲刻若遇蔡中郎，撫文能辨惡札是蓋白。嗟乎！好古摩古不留名予謂重刻之人必有題記，想亦剝去矣，冥冥泉臺莫須有。君不知，淳化閣帖版曾做柵欄驢馬走。又不見，飛來峰半楊連真伽像，金童玉女侍斟酒，人亦不容天亦然，嘉靖年間雷火擊其首。又不知，善權洞中仙人篆，樓上加樓共不朽宜興善權洞鍾離權題名上為宋人覆刻，亦留舊跡可喜。吳興費鳳費汎費鳳別，三碑沒字石傳後。我來滌山別薛讀，如何大牆門下作

<sup>43</sup> 達受六舟，《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六舟集》，頁 53。

走狗。焚琴煮鶴事尋常，喜賸鶴壽等字老僧開笑口。<sup>44</sup>

此詩中的老僧即指巨超清恆。全詩通篇是論學文字，詩中雖然典故羅列，但與其他考據學者的學人之詩相比，炫學的用意不算太強，詩中更多的反而是無常世事遷流中無法守護文物的悲嘆，同時可以感受到作者續古傳燈的心志，在達受六舟的詩集中類此之作幾乎觸處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江浙詩僧集中，亦可見到訪碑詠古之作，篆玉讓山、巨超清恆等人皆有之，足見達受六舟並非橫空出世，清代江浙叢林習詩好古之風與當時士林風習幾乎並無二致，然而達受六舟於此資賦異秉，眼界大開，技高一籌，遂得以此側身名流之間。

從僧詩傳統的角度看，達受六舟近乎金石考據家的題材與傳統「蔬筍氣」或近乎道德教訓的僧詩風格迥不相侔。從清代學術思潮的角度看，達受六舟的詩與自傳記錄了許多金石史料出土的過程，以及達受六舟本人的賞鑒心得，尤為難能可貴。根據今人的研究，中研院史語所的許多拓片原先就是達受六舟的私人收藏<sup>45</sup>。不只是文學史，學術思想史更應該有達受六舟的一席之地。可惜的是：經過太平天國戰火的蹂躪，著作散佚焚燬不在少數，而這也正反映了漢傳佛教的運命。

## 五、結論

洪亮吉曾對清代中葉的詩僧有一段印象式評語，略述他對當時詩僧的印象。其曰：

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僧巨超詩如苻葉製羹，藉清牢

<sup>44</sup> 達受六舟，〈焦山搜得宋人重刻《瘞鶴銘》作歌記之焦山焦公洞傍搜得宋人重刻《瘞鶴銘》于崖石，惜遭明正德六年馮公蘭，又十年間張羽、劉澄兩題名，劃去百廿五字，今存五十五字，為作歌紀之。〉，《小綠天庵詩集》，卷3，《六舟集》，頁185-186。

<sup>45</sup> 關於這一點，詳參王屹峰，《古磚花供——六舟與19世紀的學術與藝術》（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一書。

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sup>46</sup>

這裡雖然只列了慧超、巨超、小顛、果仲、寒石等五位詩僧，且其的指不易理解，但至少可以說明當日詩僧在詩壇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而且有不同的風格與樣態。不論佛教思想史或文學史，清代中葉往往都是被學界忽略的一大塊空白，相關的知識亟待填補。思想先且不論，本文以明中大恒、篆玉讓山、巨超清恆、達受六舟四人為例，說明清代僧詩仍有可觀之處。明中大恒經歷顯赫，篆玉讓山則謙抑退讓，近乎隱者胸次。巨超清恆法度井然，且風格多元，可謂詩僧旗手，六舟每每斂手稱臣，亦非全然自謙之詞。達受六舟則類同學人之詩，以金石考訂題材入詩，可以說為僧詩別開天地。

與晚明清初的僧詩相比，清代中葉的僧詩或者仍有幾點特質值得關注。一是家國之思漸淡，此點無疑直接反映了時代環境的氛圍，對於「天崩地解」的時局，曾經親身遭遇的世代畢竟終究有完全走入歷史的一刻，而滿清的統治基礎也日趨完善，此乃必然趨勢。第二，相對於晚明清初僧人雲水參學之風，清代中葉的僧詩空間移動顯然更為單純。往五臺山、峨嵋山朝聖的晚明僧人不知凡幾，然而清代卻罕所聞及，清代中葉空間移動的格局與晚明以前似乎不可同日而語。第三，以本文所述四人為例，除了巨超清恆之外，都有入京的經歷，北京經驗可以說是他們重要的文化資本。除了江南的詩僧以外，北京可以說是另外一個詩僧活躍的舞臺，例如隆一心興、徹悟際醒亦皆有詩集傳世，若與江南詩僧相比較，當有不同的視野，可惜本文限於時間與篇幅，此次無法納入本文，日後將會另外為文專門討論。總體而言，學界一般往往以晚明清初為漢傳佛教最後一次的高峰，之後便衰頹不振，故而對當時佛教思想與文化往往輕易簡單看過，始終是雲山霧海，無法一覽究竟。綜上所述，清代中葉僧詩質量仍然在一定的水準之上，絕非陡然中絕。巨超清恆在八一高壽圓寂之前，曾作〈挽歌辭〉，堪稱一代詩僧作手的天鵝之歌，亦有臨終偈之意寓焉。其曰：

---

<sup>46</sup>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1，頁6。

一片禪心似水澄，人間錯喚作詩僧。騷壇往日爭牛耳，講席於今續祖燈。

東去狂波無力挽，西來密意有誰承。莫將往事重提起，提起能令感不勝。<sup>47</sup>

其心志不以詩僧為滿足，續佛慧命才是真正的心靈寄託。巨超清恆圓寂之際，滿清的統治尚未遭遇真正的挑戰與衝擊，然而他彷彿已預見到佛教運勢整體也正走向衰微，果然詩人具有敏銳的直覺。不過，所幸詩篇尚存，或許發明水澄禪心尚有日在。清代中後期詩僧的著作傳世之作實多，可惜學界鮮少著意，未來仍有待有心人的細心抉發。

---

<sup>47</sup> 巨超清恆，〈挽歌辭〉之三，《借庵詩文遺稿》卷2，頁15a。

## 【參考書目】

### 一、佛教藏經與古籍

- 《新續高僧傳》，喻謙，《大藏經補編》冊 27，第 0151 號，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1986 年。
- 《小綠天庵吟草》，達受六舟，《六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北江詩話》，洪亮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
- 《田衣生詩話》，釋名一，《國朝禪林詩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 《全浙詩話》，陶元藻，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兩浙輶軒續錄》，潘衍桐，《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冊 172，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
- 《兩般秋雨盦隨筆》，梁紹壬，《筆記小說大觀》第 28 編，臺北市：新興書局，1988 年。
- 《借庵詩文遺稿》，巨超清恆，復旦大學藏道光十九年刊本。
- 《借庵詩鈔》，巨超清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52，《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桐鄉縣志》（光緒十三年刊本），嚴辰，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2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 年。
- 《芟虛大師遺集》，明中大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17，《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匏廬詩話》，沈濤，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
- 《梧門詩話合校》，法式善著，張寅彭、強迪藝編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 《擘經室集》，阮元著，鄧經元點校，臺北：世界書局（《續集》），1964 年。
- 《話墮二集》，篆玉讓山，《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0 輯冊 2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 《話墮集》，篆玉讓山，《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0 輯冊 2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 《道古堂文集》，杭世駿著，蔡錦芳、唐宸點校，《杭世駿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蒲褐山房詩話新編》，王昶著，周維德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蕉廊脞錄》，吳慶坻，《續修四庫全書》冊 1264，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隨園詩話》，袁枚著，顧學頡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 二、專書、論文

- 王屹峰 2018 《古磚花供——六舟與 19 世紀的學術與藝術》，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 廖肇亨 2013 《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onks with Poetry Works in Jiang-Nan in Later-half of Qing Dynasty**

Liao, Chao-He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1644-1912), a custom of monastic poetry went through the whole dynasty, and such monastic poems resonated intensely with the scholastic atmospheres. Compared with former dynasties, the amount of monks writing poems, the abundance of their work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ir styles in Qing are unprecedented. Qing Dynasty is the Golden era of monk-poetry without doubt. In the past, we knew little about historic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 of Qing monk poetry. But with more and more related literature coming out, situation changed. If we simply consider the amount of publication, monastic poetry in Qing is not a period of declining, but the climax of development.

By the quality of publications of poems of monks, early-Qing seems to be the Golden era of Chinese monastic poetry development, therefore provoke the high tension of critics, yet with peaceful days came, deep reminiscence of old country faded away.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rend of time, monastic poetry shows different patterns. Consequently, the quality of mid-Qing monastic poems can not be compared to the brilliance in early-Qing, yet the scholarly did not know this period very well,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the monastic poetry since the mid-Qing period. Referring to representative poets as monks in mid-Qing, in addition to Cihai 慈海 in Beijing Nianhua Temple 拈花寺, Jiangsu and Zhejiang were still the main base areas, e.g.,

Mingzhong Daheng 明中大恆, Juchao Qingheng 巨超清恆、Dashou Liuzhou 達受六舟、Xiaodan 小顛 and Liyun Fangpu 笠雲芳圃。At that time, the reminiscence of the old country has gone, and the mountain lodging tradition resurged again. Among representative monastic poets in mid- and late-Qing, Mingzhong Daheng had a career, Zhuanyu Rangshan 篆玉讓山 was like a hermit. Juchao Qingheng, considered the flag-bearer of monastic poems, his works demonstrated magnificence and diverse styles. Dashou Liuzhou's were more scholastic and covered epigraphic elements, pointing out an alternate way for monastic poetry. In addition to above-mentioned monks, there are still many monastic poets waiting for exploration. As related studies are rare now, it implies an unlimited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Keyword:**

Qing buddhism, Poetry monk, Jingci temple, Hangzhou, Mingzhong Daheng, Dashou Liuzhou